

上海博物馆

集刊

第三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



9.275.1

3

第十四

章

卷之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上海博物館

集 刊

第三期

上海書籍出版社

上海博物館集刊編輯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劃為序)

沈之瑜 汪慶正 馬承源
黃宣佩 鄭 爲 謝稚柳

上海博物館集刊

(第三期)

上海博物館集刊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1.5 插頁(精)4 (平)4 字數 194,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精)1~1,500 (平)1~2,500

統一書號：11186·80 定價：(精)4.10元
(平)2.50元

上海博物館集刊

第三期

目 錄

【論述】

卜辭“日月又食”說.....	胡厚宣	(1)
“社”“杜”“土”古本一字考.....	戴家祥	(7)
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證.....	馬承源	(10)
長沙仰天湖戰國竹簡文字的摹寫和考釋.....	郭若愚	(21)
青銅器辨偽.....	陳佩芬	(35)
豆閉簋“嗣麥俞邦君嗣馬弓矢”解.....	潘建明	(58)
齊量新議.....	莫 枯	(62)
燕文貴、范寬合集(敘論).....	謝稚柳	(64)
馬王堆漢墓帛書彗星圖試釋.....	陳奇猷	(68)
鷗鴟斑考.....	范冬青	(72)
試析一種青白釉注碗的產地.....	陸明華	(76)
徐致靖生卒年辨正.....	朱仲岳	(80)
試論廣州懷聖塔的創建年代.....	范邦瑾	(84)

【藏品介紹】

宋搨《晉書樓帖》述略.....	沈宗威、李敏君	(90)
南朝宋文帝白玉袴帶鮮卑頭考證.....	孫仲匯	(95)
三泖九峯和峯泖畫卷.....	楊嘉祐	(99)

【發掘報告】

浙江龍泉安仁口古瓷窯址發掘報告.....	上海博物館考古部	(102)
----------------------	----------	---------

【文物保護科學技術】

試論文物保護學.....	周寶中	(133)
激光全息干涉度量術在文物檢測中的試驗研究.....	祝鴻範 周賡餘	(139)
中藥防黴劑的抗黴菌活性研究及其應用.....	上海博物館生物化學組	(149)

【資料】

甲骨卜辭新獲.....	沈之瑜	(157)
-------------	-----	---------

關於宋人五老圖	李俊傑 (67)
上海博物館歷年來出版物簡況	民 捷 (79)
“石經始於王莽”說質疑	范邦瑾 (83)
介紹一件元代銀元寶	石兆麟 (101)

THE SHANGHAI MUSEUM JOURNAL No. 3

CONTENTS

ESSAYS

- The Theory of "Solar and Lunar Eclipses in the Same Saros" as Recorded
in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Hu Hou-xuan (1)
- The Characters 社 (She), 杜 (Du) and 土 (Tu) Used to Be One and the
Same Character According to Ancient Books-a ResearchDai Jia-xiang (7)
- A Re-verification of a Lunar Month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of the Moon
as Recorded i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Ma Cheng-yuan (10)
- The Imitation and Transcriptions of Inscriptions on the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Discovered at Yang Tian Hu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Guo Ruo-yu (21)
- Establishing the Authenticity of Bronze Vessels.....Chen Pei-feng (35)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on Dou Bi Gui (a Bronze Food
Container) *Si you Yu Bang Jun Si Ma Gong Shi* (嗣麥俞邦君嗣馬弓
矢).....Pan Jian-ming (58)
- A New Study on the System of Measurements of the State of Qi.....Mo ku (62)
- A Combined Collection of the Works of Yan Wen-gui and Fan Kuan (a
Foreword)Xie Zhi-liu (64)
- A Trial Interpretation of *Hui Xing Tu* (Wisdom Star Diagram) as
Copied on Silk and Unearthed from the Western Han Tombs at
MawangduiChen Qi-you (68)
- A Research on the *Zhegu Ban* Glaze (Partridge Mottle Glaze)...Fan Dong-qing (72)
- A Tri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lace of Production of a Kind of Bluish-
white Glazed Ewer and StandLu Ming-hua (76)
- A Verification of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Xu Zhi-jing...Zhu Zhong-yue (80)
-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Time of the Erection of Huaisheng
Pagoda in Guangzhou.....Fan Bang-jin (84)
- 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ions
- A Brief Account of the Song-dynasty Rubbings *Jin Shu Lou Tie*
.....Sun Zong-wei and Li Min-jun (90)
- A Research on the Xianbei Hook and White-jade Girdle for the Royal
Robe Worn by Song Wen Di (King Wen of Song) in the Southern
Dynasty.....Sun Zhong-hui (95)

- San Mao Jiu Feng (a non-existent lake and nine peaks near Shanghai)
and the Hand Scroll Depicting the Lake and the Peaks..... Yang Jia-you (99)
- Excavation News**
- 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an Ancient Kiln Site at Anren Kou in
Longquan, Zhejiang Provinc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hanghai Museum (102)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servation
- On the Scienc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 Zhou Bao-zhong (133)
-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Metrological Technique by Means of Laser
Holographic Interference in Examining the Cultural Relics
..... Zhu Hong-fan and Zhou Geng-yu (139)
- A Study and an Application of the Activity Anti-fungal Agents Extracted
from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Biochemical S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149)
- Research Material**
- New Gains in the Stud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Shen Zhi-yu (157)
- Regarding the Song Dynasty's "Wu Lao Tu" (the Portraits of five old
men) Li Jun-jie (67)
-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hanghai Museum's Publication over the
years..... Min-Jie (79)
- A Query on "Shi Jing" (Cut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Stone) Originates
Wang Mang..... Fan Bang-jin (83)
- Recommend a Silver ingot in the Yuan Dynasty Shi Zhao-Lin (101)

卜辭“日月又食”說

胡 厚 宣

殷武乙（約公元前 1228—1225 年）文丁（約公元前 1224—1212 年）時，即一般所謂第四期的甲骨，有辭說：

癸酉貞，日月又食，隹若。

癸酉貞，日月又食，非若。

這一片牛胛骨卜辭，1925 年最早著錄在王襄先生《簠室殷契徵文·天象》^①第一片，上下剪去，祇留此兩條卜辭。王襄先生釋“又”為“有”，釋“月”為“夕”。引《說文解字》，“夕，莫也”，引段注，“莫者，日且冥也”。以“日夕有食”為記黃昏時“日食之貞”。^②

1933 年，郭沫若先生作《卜辭通纂》^③，評論此事說，“《簠室殷契徵文》首載二辭，均言日夕有食云云，舉為日食之例，案殊牽強。或讀夕為月，以日月食解之，尤妄。不知日月不竝食也”^④。

其後于省吾先生亦獲一骨，與此同文^⑤。1933 年商承祚先生把它著錄在《殷契佚存》^⑥第 374 片，拓本完整，印刷精緻。1940 年于先生又收錄在所著《雙劍譜古器物圖錄》^⑦卷下第 34 葉。除拓本之外，還收有原骨照片，印刷尤為美觀。這一片牛胛骨，最近又收入《甲骨文合集》^⑧第 33694 片。其卜辭兩條，也是說：

癸酉貞，日月又食，隹若。

癸酉貞，日月又食，非若。

于氏對此骨早年無解說。後來至 1943 年作《雙劍譜殷契駢枝三編》，於《釋非非》^⑨一文引此兩辭作“日月又食，隹若。日月又食，非若”。

商承祚先生在《殷契佚存考釋》則釋為“癸酉貞日月有食隹若。癸酉貞日月有食非若。”又說，“唐立人先生見此版後，復於《後編》上第二十六頁十五版，下第三頁十六版，《徵文·天象》第一版，《人名》第一版合為一骨，首闕三字，末多出癸酉貞禘五玉其三百牢十字一段，其餘文皆與此同”^⑩。

我在 1941 年寫《甲骨文中之天象記錄》一文，說，“武乙文丁時卜辭中記日食者一次，即：癸酉貞日夕又食，隹若。癸酉貞日夕又食，非若。（徵天一）癸酉貞日夕又食，隹若。癸酉貞日夕又食，非若。（佚三七四）此兩版乃同事之異卜”^⑪。

董作賓先生 1945 年作《殷曆譜》，亦認為，“卜辭凡同文者殘骨二版，所記有癸酉卜日月有食之語”。又說，“第一卜一版，殘為四段，見《殷虛書契後編》及《殷契徵文》者各二，第二卜一版見《殷契佚存》”^⑫。今案兩骨俱無兆序，是否即為第一卜與第二卜，不可知。但其為同文之兩版，則毫無可疑。

王氏舊藏甲骨，今歸天津歷史博物館，但其中不見《徵文》著錄的一片。不知此骨原為誰氏所藏，亦不知此骨現在何處。于氏舊藏甲骨，後歸清華大學，這一片牛胛骨，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除了這兩片同文的牛胛骨之外，還有同一時代同一日期貞卜同一“日月又食”事件的一片牛胛骨卜辭，舊為關寸草氏所藏，1954 年曾著錄在拙作《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⑬第 3965 片。最近又著錄在《甲骨文合集》第 33695

片。卜辭說：

癸酉貞，日月□食，□□上甲。

關氏拓本，世間頗有流傳。原骨後歸陳大年，現藏廣州市博物館。惟不見此片牛胛骨，今不知所在。

關於這一“日月又食”的事件，首先加以推算的是陳遵鳩先生。1940年董作賓先生作《殷代之天文》^⑭一文，送請陳先生推算，陳先生推算的結果，凡有三說。(一)公元前1217年5月12日月食，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日食。但是“惜按日食周期推算尚未得其與此次日食同類者。”(二)公元前1222年8月4日月食，公元前1222年8月18日日食。但“卜之日在日食後三日。”(三)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日食，公元前1230年8月1日月食。但月食之卜在“月食後二日。”^⑮

1941年陳先生作《春秋以前之日食記錄》^⑯一文，又補正前說，假定有兩種可能。(一)假定若是“先有月食，後有日食”，據推算月食當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戊午，日食當在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癸酉。但這次月食，在16時29分，中國看不見。(二)又假定“望日月食，兼卜及於上次日食”，即是先有日食，後有月食，據推算日食當在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己未，月食當在公元前1230年8月1日癸酉。但己未又在朔後二日。又說，“若癸酉為日月食以後之若干日所卜，此次日月食，即無從推考矣。”^⑰

1944年劉朝陽先生作《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一文，他既釋這一卜辭為“日夕卽食”，推定為公元前1217年5月25日，說這天是“日中心食，係發生于下午”。又說，“甲骨文之夕與月，無甚分別，則又應為月食之記錄。”^⑱

1945年董作賓先生作《殷曆譜》，先引用了陳遵鳩先生推算的學說，自己又重加推算，認為這次“日月又食”事件，月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日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⑲採用了陳遵鳩先生訂正中之一說。

1950年董先生作《殷代月食考》一文，又取消了自己以前的說法。他說，“文但記日月有食，因日食與月食疊見，卜問休咎，卜的日子不必為月食或日食之日，故無從推求。在交食譜中我曾列入日食一，今刪去。”^⑳

1950年美國德效騫教授寫了一篇《商朝年代》，他把“日月又食”解為“日夜有食”，並把這次日食，推定為公元前1129年2月9日癸酉。^㉑

1952年董先生作《卜辭中八月乙酉月食考》一文，除了重申他在《殷曆譜》所引“日月有食”一條應該“刪去”之外，又批評德效騫教授的學說，說，“最近德效騫教授寫了一篇《商朝年代》載在《通報》，把這一個紀錄解為日夜有食，列在公元前1129年2月9日癸酉的日食，說‘這次日食發生在安陽的下午4時26分，食象繼續增長，到了5時12分日落時候，食象到達0.40，這個日食在日落時並未終止而繼續到夜間’，他把卜辭解為‘癸酉日貞卜，日食于夜，是否吉祥’。我不贊同這種解釋”。又說，“若照德氏所舉之例，下午4時半日食已經開始，應當說‘日日夜有食’，不得單稱‘夜有食’。月食常見，也必有延續到月落日出而食象未盡者，又何以獨不見‘月日有食’的記錄。”^㉒

1955年陳遵鳩先生作《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又推定有另外兩種可能。他說，“《竇室殷契徵文》天一這片，可能是指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的日食和8月1日的月食，或指公元前1222年8月4日的月食和8月18日的日食。”^㉓

1956年陳夢家先生作《殷虛卜辭綜述》，也提到過這片牛胛骨卜辭。他說，“武乙卜辭的日月又食，也可讀作日夕又食。”^㉔未加解釋。

1959年英國李約瑟博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天文學》。他說，“董作賓已把甲骨卜辭中的六次月食和一次日食考證清楚了。日食是公元前1217年。”^㉕他仍然是根據

的董先生《殷曆譜》的說法。

1963年趙却民先生作《甲骨文中的日月食》一文，也是根據董先生的《殷曆譜》的學說，認為董氏除推得見時時分“可能有二三小時的差，”“是不恰當的”之外，其所推定的年月日還是“具有天文學上的可靠性的”。認為這次“日月又食”的月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日食在前1217年5月26日。”^⑯

1975年張培瑜先生作《甲骨文日月食紀事的整理研究》一文，他稱“日月又食”為“日夕又食”，說，“癸酉貞日夕又食應是一次安陽可見近傍晚發生的日食。”又推定這次日食為公元前1176年8月19日。^⑰

1979年中國天文學簡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天文學簡史》出版。說，“《殷契佚存》第374版的記載是‘癸酉貞日夕又食，隹若？癸酉貞日夕又食，匪若？’這塊公元前十三世紀武乙時期的牛胛骨上的卜辭，意思是說，‘癸酉這一天進行占卜，黃昏有日食發生，這是吉利的徵兆嗎？還是不吉利的徵兆？’”^⑱

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出版。徐振韜所寫《中國古代日食觀測》一個條目說，“甲骨文中的日食記錄都是公認的。例如《殷契佚存》第347片記載，‘癸酉貞，日夕有食，隹若？癸酉貞，日夕有食，非若？’意思是說，‘癸酉日占，黃昏有日食，是吉利的嗎？癸酉日占，黃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嗎？’關於這次日食，雖然由於各研究者推算方法不同，所求得的發生日日期不同，但大多認為發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⑲

1981年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所編寫的《中國天文學史》出版。書中引用了“癸酉貞日夕有食唯若。癸酉貞日夕有食匪若，”認為是“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日食”記錄。^⑳

1981年底，陳邦懷先生作《卜辭日月有食解》一文，以為卜辭中的“日月有食”即日月交食，即《漢書·天文志》的“日月薄食”。《漢書》注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韋昭曰，氣

往迫之為薄，虧毀曰食也。”^㉑

總之，殷武乙文丁時甲骨中講到“日月又食”的卜辭，共有三片。有兩片同文，為一件事，用兩骨占卜，卜辭都有兩條，說：

癸酉貞日月又食隹若。

癸酉貞日月又食非若。（簋天1、佚374、雙圖下34、合33694）

從正反兩方面對貞。另一片一條卜辭，也是同日貞卜同一事類，說：

癸酉貞日月□食□□上甲。（京3965、合33695）

“日月又食”一樣，祇有末尾幾個字，略有不同。

卜辭的“又”即“有”，“隹”即語辭的“唯”，“若”的意思是順利或吉利，諸家無異辭。

惟“日月又食”的“月”字，最早1925年王襄釋“夕”。後來1941年的胡厚宣，1944年的劉朝陽，1950年的德效騫，1956年的陳夢家，1975年的張培瑜，1979年的中國天文學簡史的編寫組，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的徐振韜及1981年中國天文學史的整理研究小組，均從王說，釋“月”為“夕”。

字最早釋為“月”的，是1933年的商承祚，後來1940年的董作賓和陳遵媯，1943年的于省吾，1944年的劉朝陽，1956年的陳夢家，1959年的李約瑟，1963年的趙却民，1981年的陳邦懷，均從商說，釋為“月”。

其中劉朝陽以為“夕月無別”，陳夢家以為“日月又食”也可讀作日夕又食。所以他們既釋“夕”，又釋“月”。

釋“月”為“夕”者，1944年劉朝陽推定這次日食發生在公元前1217年5月25日下午。1950年德效騫推定在公元前1129年2月9日，“發生在安陽的下午4點26分”。1975年張培瑜推定在公元前1176年8月9日，“近傍晚發生”。

釋為“月”者，1940年陳遵媯假定這次日月頻食有三種可能，後經1941年、1955年一再訂正，最後推定這次日月頻食有兩種可能，

一爲公元前 1230 年 7 月 18 日日食，8 月 1 日月食；二爲公元前 1222 年 8 月 4 日月食，8 月 18 日日食。1945 年董作賓推定這次日月頻食在公元前 1217 年 5 月 11 日月食，5 月 26 日日食。1959 年李約瑟，1963 年趙却民，都信從董說。

今案“月”字當釋“月”，釋爲“夕”，顯然是不妥當的。陳遵鳩先生說，“此字前三期皆當爲月字，第五期則當爲夕字。”又說，“若釋爲夕字，則當爲癸酉之夕有日食。然夕在卜辭中即爲夜字，非若後世朝夕之意，同時有昏暮字，以示天晚之時間。日食在夜，則決不能見。”^②這些話說得都非常中肯。“𠂔”字在武乙文丁時一般都用作“月”，無用作“夕”者。卜辭中常見的“今夕亡禍”，“夕”之義都爲“夜”，無作下午或傍晚之意者。如此，則下午傍晚日食之說，就難以成立了。

日月頻食之說，歸納起來，可有兩種說法。一爲董作賓先生推算的結果，李約瑟和趙却民從之。但董氏自己已經一再聲明，“文但紀日月有食，因日食與月食疊見，卜問休咎，卜的日子，不必就是月食或日食的日子，故無從推求，今刪去。”^③又說，“卜貞的日子，不必就是日食或月食的日子，而在日食之後，無從推求。”^④

一爲陳遵鳩先生推算的結果，但據張培瑜先生的推算，結果“干支都不符合，且不全可見。”^⑤就連陳氏自己也不能完全自信，他說，“若癸酉爲日月食以後之若干日所卜，此次日月食，即無從推考矣。”^⑥

我的意見是，在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甲骨卜辭中，除了前面所舉三片之外，還沒有清楚的紀有日期的日食記載。《龜甲獸骨文字》上卷 10 頁 5 片^⑦，上端尚有缺文，有人懷疑“日出食”三字是否連讀，不敢說一定。^⑧嚴一萍先生《殷商天文志》^⑨舉《甲骨文合集》第 11481 片，釋爲“日出食”，按此片乃旅順博物館所藏，已見箸錄於《甲骨續存》^⑩下卷 149 片，“日”字乃是“十一月”合文，也不是日有食

的記載。

武丁時卜辭記月食有干支可考者共五次：

一、庚申

癸丑卜，貞旬亡禍，（正接反）七日己未噩，庚申月出（有）食，（庫^⑪ 1595、合 40610）

己未夕噩，庚申月出食。（金^⑫ 594、歐劍^⑬ 14、合 40204 以上兩辭同文）

二、壬申

癸亥貞旬亡禍，（簾雜 30 正接反）旬壬申夕，月出食。（簾天 2、合 11482）

三、癸未

□未卜，爭，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出食，甲子不雨。（乙^⑭ 1115 + 1665 + 1868 + 1952 + 2246 正反、丙^⑮ 59 正接反）之夕月出食。（丙 60、合 11483）

四、乙酉

癸未卜，爭，貞旬亡禍、三日乙酉夕，月出食，聞。八月。（甲^⑯ 1114 + 1156 + 1289 + 1747 + 1801、新綴^⑰ 1、合 11485）

□□□，吉，□□□禍。三日□酉夕，□□食，聞。（契^⑱ 632、合 11486 兩辭同文）

五、甲午

□丑卜，賓，貞翌乙□□泰登于祖乙。□占曰，虫祟，不其雨。六日□午夕，月出食。乙未酒多工率條蠶。（乙 3317 + 3435、丙 57、合 11484）

月食都是記在驗辭^⑲之中，而且都稱夕月出食，意思是夜裏有了月食了。

陳遵鳩先生說，“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近距亦經半月。”^⑳又日食看到，當在白天，月食看到，當在夜裏。今卜辭說，“癸酉貞日月又食”。日月並稱，但日月豈能同時有食？且“日

月又食”，又不是記驗之辭，則知其必定不是實錄。又月食，亦不言“夕”，知癸酉卽決不是月食，也不是日食的日期。

武乙文丁時，還有與此相類似的卜辭，如說：

乙丑貞日又戩。允隹戩。（安明①
2539、合33700）

“乙丑貞日又戩”與“癸酉貞日月又食”文句相同，由驗辭“允隹戩”知“乙丑貞日又戩”並不是說乙丑日已經發生了“日又戩”之事。②“貞日又戩”乃是命龜之辭，意思是貞問會不會出現“日又戩”的現象？“允隹戩”是驗辭，意思說太陽果然“唯戩”了。這纔是記載的太陽真的“唯戩”了的事實。

由此乃知“癸酉貞日月又食隹若？癸酉貞日月又食非若？”也當是命龜之辭，意思是從正反兩方面對貞，卜問日月如果有食，會是吉利還是不吉利呢？並不是說癸酉日真的有了日食或月食或日月頻食的現象發生。

實際的“日又戩”，記錄在卜辭後面的記事文字的例子，還見於武乙文丁時的卜辭，如說：

乙巳卜，彭彑其有小乙，茲用。日又戩，夕告于上甲九牛。（甲755、合33696）
“乙巳卜”是敍辭，“彭彑其有小乙”是命辭，“茲用”是用辭，意思是按照這次所占卜的事情施行了③。“日又戩”以後，是驗辭一類的記事文字。意思說這天“日又戩”了，晚上乃禱告于先公上甲，祭祀時用了九頭牛。關於“日又戩”的記事，也是記在卜辭後面的驗辭裏邊。“日月又食”並不是記在驗辭裏邊，所以我們認為它就決不是日月食的實際記錄。

武乙文丁時卜辭又說：

庚辰貞日又戩非禍隹若。

庚辰貞日戩其告于河。（粹④ 55、合33698）

□□□□□非□隹□。

庚辰貞日又戩告于河。（續存上
1941、合33699）

兩版卜辭同文。“非禍隹若”與“日月又食”卜辭的“隹若”“非若”亦相類似。“其告于河”及“告于河”亦猶“癸酉貞日月□食□□上甲”卜辭稱“□□上甲”，所缺兩字當為“告于”，意思說日月如果有食，禱告于先公上甲，是否吉利？

由於“癸酉貞日月又食”這三片卜辭，都是命龜之辭，意思是說，癸酉日占卜，問如果真的發生了日食或月食，會是吉利還是不吉利呢？如果真的發生了日月食，就禱先公上甲禱告是否吉利？並不是說在癸酉這一天已經真的發生了日食或月食或日月頻食之事，所以就不容易推考其日月食的年代和日期。否則，勉強去加以推考，無論如何，總是不好講通的。

1982年4月22日 鈔舊稿

- ① 王襄《簠室殷契徵文》，天津博物院出版，1925年。
② 《簠室殷契徵文考釋》1葉。同注①。
③ 郭沫若《卜辭通纂》，日本文求堂書店出版，1933年。
④ 《卜辭通纂考釋》92葉。同注③。
⑤ 參看胡厚宣《卜辭同文例》，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1947年。
⑥ 商承祚《殷契佚存》，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1933年。
⑦ 于省吾《雙劍謬古器物圖錄》，自印本，1940年。
⑧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出版，1978—1982年。
⑨ 于省吾《雙劍謬殷契駢枝三編》29葉，自印本，1943年。又收入《甲骨文字釋林》79頁，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
⑩ 《殷契佚存考釋》51葉。同注⑥。
⑪ 胡厚宣《甲骨文中之天象記錄》，刊《貴善半月刊》一卷十七期，2頁，1941年。
⑫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36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45年。又藝文印書館重印本。又《董作賓先生全集》本。
⑬ 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華聯出版社出版，1954年。
⑭ 董作賓《殷代之天文》，刊《天文學會十五屆年會會刊》，1940年。
⑮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36—37葉所引。同注⑪。
⑯ 陳遵媯《春秋以前之日食記錄》，刊《學林》第六輯，1941年。
⑰ 同注⑯，59—60頁。
⑱ 劉朝陽《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刊《中國文化研究

- 匯刊》四卷上冊,117—118頁,1944年。
-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三《爻食譜》87葉,同注^⑫。
- 董作賓《殷代月食考》,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本,143頁,1950年。又收入《董作賓學術論著》。又收入《平廬文存》。又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
- Homer H. Dubs, *The Data of the Shang Period*, Tring Pao 40, 1950.
- 董作賓《卜辭中八月乙酉月食考》,刊《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下冊,281頁,1952年。又收入《平廬文存》及《董作賓先生全集》。
- 陳澧《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
-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240頁,科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
-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又漢譯本第四卷,567—568頁,科學出版社出版,1975年。
- 趙劫民《甲骨文中的日月食》40頁,45—46頁,刊《南京大學學報》(天文學),1963年1期。
- 張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紀事的整理研究》211—213頁,刊《天文學報》16卷2期,1975年。
- 中國天文學簡史編寫組《中國天文學簡史》13頁,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79年。
- 《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561—56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1980年。
-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15—16頁,科學出版社出版,1981年。
- 陳邦懷《卜辭日月有食解》,刊《天津社會科學》45頁,1981年1號。
- 同注^{⑭⑮}。
- 同注^⑯。
- 同注^⑰。
- 同注^⑱,219頁。
- 同注^⑲,59頁。
- 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日本商周遺文會出版,1921年。又翻印本。
-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240頁,科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
- 嚴一萍《殷商天文志》22、53頁,刊《中國文字》新二期,1980年。
- 胡厚宣《甲骨續存》,羣聯出版社出版,1955年。
- 方法斂《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商務印書館出版,1935年。又《方法斂摹甲骨卜辭三種》本。
- 方法斂《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美國紐約出版,1939年。又《方法斂摹甲骨卜辭三種》本。
- 饒宗頤《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新嘉坡石印本,1970年。
- 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1948年,1949年,1953年,商務印書館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
- 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57—1972年。
- 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商務印書館出版,1948年。
- 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藝文印書館出版,1975年。
- 容庚、瞿潤緝《殷契卜辭》,哈佛燕京學社出版,1933年。
- 參看胡厚宣《甲骨學緒論》,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1943年。又《甲骨學提綱》,刊《文史週刊》13期,1947年。
- 同注^⑯。
- Hsu Chin-hsiung, *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 i*,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 1972.
- 關於“日又哉”的意義,詳拙作《重論余一人問題》,1980年9月,在成都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宣讀論文,刊《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出版。
- 胡厚宣《釋茲用玄御》,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四分,1940年。
- 郭沫若《殷契粹編》,日本文求堂書店出版,1937年。又科學出版社重印本,1965年。

“社”、“杜”、“土”古本一字考

戴家祥

從前，嘉興沈乙庵（子培）對靜安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爲本義，孰爲引伸假借之義，蓋難言之”^①。許慎作《說文解字》是首先打破四個字一句的識字課本的框框，創造了分別部居的獨特體例，把九千多個文字，分別歸納於五百四十部之內。兩漢經生，對於先秦時代的所謂“雅言”，還多少有些知道，特別是古文學家的箋注，許氏都博采在他的著作中，作為說字解經的依據。所以，這部書在小學領域中，統治了一千六七百年。

由於金文卜辭大量發現，老一代文字學家，不斷地揭露許氏局限於兩漢經生的舊說，把引伸假借之義來說李斯同文之後的秦篆，沒有說到字原上去。

許氏以部首統率從屬字的體例，必然把同一偏旁的形聲字，作為同類性質的範圍。凡是偏旁從木的字，只能作為木名看待，凡是偏旁從示的字，只能作為祭名看待，這就必然混淆了物象之本的原始字，與形符加旁的孳乳字的派生關係，同時也堵塞了同聲同義的匯通渠道。現舉社、杜、土三字為例。社在一篇示部，杜在六篇木部，土則作為十三篇的一個部首，却不知道社與杜的字原都是土字。

《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丨物出形也”（依段玉裁校）。西周早期金文《大孟鼎》“受民受疆土”，土作𠂔。

《司土司簋》土作𠂔，卜辭作𠂔，靜安先生初見𠂔一辭，開始斷為邦社，段土為社。後來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把有關“燎於土”的祭典，考定為殷人祭祀先公即《史記·殷本紀》昭明之子相土。從而否定了自己過去段土為社的舊說，承認土字有它自己的獨立地位。至于土字為什麼寫成𠂔形，先生沒有詳細論列。杭縣馬叙倫說𠂔象地上有堆，實堆之初文^②。潢川孫海波說𠂔為社之初文^③，最有說服力。卜辭“𠂔求年于𠂔”，王先生釋邦社，謂“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為國社，古當稱邦社也”^④。然字形從田丰聲，似當釋封，《說文·十三篇》籀文封作𩫑，從土丰聲。《爾雅·釋言》“土，田也”。從土與從田同。《白虎通·社稷》、何休注《公羊傳》、高誘註《淮南子》，都言封土為社^⑤。卜辭“𠂔大邑于唐𠂔”，𠂔讀為作，唐𠂔即“蕩社”，《史記·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集解》引徐廣曰：蕩“音湯”，古湯唐同字^⑥。“作大邑于湯社”，與《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義同。卜辭“東𠂔受年吉；南𠂔受年吉；西𠂔受年吉；北𠂔受年吉”^⑦。案劉攽注《續漢書·祭祀志》引馬融說：大社之外，又有五社，東社八里，西社九里，南社七里，北社六里，是謂近郊四社。《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逸篇說略同，是卜辭所言東𠂔、南𠂔、西𠂔、北𠂔，非讀社不可。

社讀正齒禪紐，土讀舌腹透紐。在形聲字的聲系中，禪紐每每混入舌聲，以舌腹透紐作為定點，前行則為舌端，後行則為舌面，

例如：

是，《玉篇》137 時紙切，《唐韻》承旨切。
(禪)。

緹，从糸是聲。《玉篇》425 他禮切。(透)。
睠，从目是聲。《玉篇》48，土系、徒系二
切。土(透)、徒(定)。

石，《玉篇》351 時亦切，《唐韻》常隻切。
(禪)。

拓，从手石聲。《玉篇》66 他各切。(透)。
從以上兩個例子看來，作為音原的獨體字
“土”，在古代當讀正齒聲，後來纔分離出舌腹
聲，這是字原、音原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

人類社會從狩獵經濟發展到農牧經濟，
意識到土壤對於人類生存的命運，有着不可
思議主宰力量，因而產生了一種幼稚的可笑
的敬畏心理。一系列的祈求活動，便接連而
來，這在宗教學上叫做自然神崇拜。卜辭中
東社、南社、西社、北社受年的記載，《春官·
肆師》“社之日，涒卜來歲之稼”，《呂氏春秋·
仲春紀》“命人社”，高誘注：社祭后土，所以爲
民祈穀也。都可以作爲卜辭旁證。

由於長期的生產實踐，逐漸認識到土壤
之神與土壤本身，不可一概而論，於是塑造了
與本族有血緣關係的特殊人物，作為社神^⑧，
把自然神人格化了，這是祖先崇拜教發展的
結果。這樣下去，不得不把原來的土字，加上
形義符號，以區別於土壤之土，於是出現了
从示土聲的形聲字，許氏所謂“孳乳而寢多
也”。經過若干年代的自發使用，在社會上約
定俗成，已不復知社的字原爲土。兩漢時代，
經典遺文，偶然殘存着一個兩個原始字原，
但是不得經師翻成俗語，沒辦法以曉學者，
《經》、《傳》、《史記》所以有異文存在，箋注學
家，有所謂文雅淺俗之別^⑨，原因就在於此。

現在既然肯定土即社之初文，自當依《說
文·一篇》解爲地主。地主亦名田主，卜辭作
且，金文作𠩺。銅山縣丘灣發現的殷人祭社
遺址，以不規則的自然石塊，豎立土中作爲社
主，與𠩺兩字形像非常相似。《淮南子·齊

俗訓》“有虞氏社用土，夏后社用松，殷人社用
石，周人社用栗”，松、栗木質易朽，至今尚未
發現，如果《淮南子》的話是可靠的，把社主追
溯到有虞氏時代，那麼孫海波說卜辭且“象築
土成阜”，也許可以自圓其說。社主在殷周兩
代，是有統一的形式的，不然，卜辭金文就不
會有同樣的寫法。至於社主的質地，可能因
爲時地不同，未始不可以因地制宜。

社主作神靈依附的外表而存在，社主的
建立等於人們的生存獲得了神靈的庇護，包
括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在內。下自人們聚
居的自然村落，上而至于鄉、州、遂、縣、公卿
采邑，各有各的社主，在權力集中的地方，甚
至殘殺戰俘、罪犯作爲社主的祭品。這樣一
來，社主又成了政權的同義語^⑩。

爲了避免社主受風雨侵蝕，在它的周圍
種植林木。或者選擇有樹木叢生的地方，立
起社主，顯示出令人敬畏的陰森氣氛^⑪。《地
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
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魯哀
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以柏，周人以栗”^⑫，夏人都河東，地氣宜松，
殷人都毫，地氣宜柏，周人都豐鎬，地氣宜
栗^⑬。

由於社主的所在與林木結成不解之緣，
所以在形聲字的結構上，又可以易示爲木，寫
成了杜。《大雅·緜》“自土沮漆”，《漢書·地
理志》作“自杜沮漆”，《幽風·鴟鴞》“徹彼桑
土”，《經典釋文》引《韓詩》作“桑杜”（郭璞注
《方言》引同）。《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
楊倞注：“杜與土同”。《史記·秦本紀》“寧公
二年，遣兵伐蕩社”，《集解》引徐廣曰：社一作
杜，金文《杜伯簋》杜作𠀤，象社主豎立在木
旁形。

土讀舌腹透紐，往後則爲舌面定紐，《玉
篇》157、《唐韻》徒古切，定紐。猶如：

蜀，《玉篇》40 市燭切，《唐韻》市玉切
(禪)。

獨，从犬，蜀聲，《玉篇》364 大卜切，《唐

韻》徒谷切，定紐。

單音同善，常演切（禪）^⑩。

壇从土單聲，《玉篇》9云同壇，壇讀徒蘭切，《唐韻》徒干切，定紐。

六國古文社作社，从示而又从木，正如防之古文作墮，陳之古文作墜，在形聲字中算是形義符號重複例，從形體發展變化的規律來看，也可以證明“社”、“杜”都是“土”字的孳生字。

由於我國漢字不是拼音符號，同一語言，往往寫成幾種不同的方塊字，但是不管它有什麼樣的寫法，同義必然同聲，包括聲母和韻部在內。先秦古韻部的研究到了王念孫、江有誥，已經取得最後結論，從而歸納出“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的基本原則。但是聲母問題，自戴東原首倡二十母，至黃侃古十九紐的提出，雖然經過不少人的補充修改，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最後解決。所謂“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的提法，仍然是片面的，不够全面的。黃侃看到定紐包括着禪紐，但是“端”、“透”兩紐却沒有考慮禪母在內。近人又因為經典中的異文，有些得不出同聲通假的依據，臆造所謂形假的問題，其實他們所謂形假，無非是說明古人也有寫半邊字的或者苟趨簡易的簡體字的可能，從語原角度去考慮，形假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我於古聲韻的研究，還是處於初學階段，“社”、“杜”、“土”古本一字的探討，談不上什麼新的心得，祇是企圖通過這三個字考定，作為開展語原研究的一次嘗試。

一九八二年五月於華東師範大學

-
- ① 《觀堂別集》卷四《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
 - ② 《讀金器刻辭》129頁《司土簋》。
 - ③ 《甲骨文編》十三 518 頁。
 - ④ 《殷禮徵文·外祭》。
 - ⑤ 《公羊傳》哀公四年“社者封也”。何休注：“封土爲社”。《淮南子·繆稱訓》“其社用土”，高誘注“封土爲社”。
 - ⑥ 《金璋氏所藏甲骨》611。《鐵雲藏龜》214 “唐、大丁、大甲……”，《孟子·萬章上》“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顙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是“唐”即“湯”也。
 - ⑦ 《殷契粹編》907。
 - ⑧ 《左傳》昭公廿九年“史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 ⑨ 《商頌·玄鳥》“宅殷土茫茫”，《史記·三代世表》譯爲“宅殷社茫茫”。《公羊傳》僖公三十年“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解“土”，謂“社”也。《大雅·麟》“乃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禮記·檀弓上》“君舉而哭于后土”，鄭玄注“后土，社也”。《春官·大祝》“先告后土”，鄭玄注后土，社神也。
 - ⑩ 《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戰國策·秦策》張儀說秦王“今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今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玄注“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秋官·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鄭玄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1965年冬，銅山縣丘灣發現殷人祭社遺址，南京考古工作者在天然石塊所豎立的四面，共清理出二十具人骨，十二具狗骨，另外還有兩個人頭骨。這些人骨、狗骨的頭部，都面朝這四塊巨石。見南京博物院《江蘇銅山丘灣遺址的發掘》。
 - ⑪ 《墨子·明鬼》“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茂者，立以爲叢位”。《戰國策·秦策三》應侯謂昭王曰：“恆思有神叢與？”高誘注“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白虎通·社稷》“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獨斷》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
 - ⑫ 《論語·八佾》。
 - ⑬ 《太平御覽·禮儀》引《五經異義》文。
 - ⑭ 《史記·儒林傳》“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索隱》“上音善，單姓，次名”。《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單父縣，顏師古《集注》“音善甫”。